

女性主义论坛

《女性主义论坛》

李银河 刘伯红 编

目 录

美国篇

- 丽莎·罗芙: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1)
- 丽莎·罗芙:人类学中的社会性别与性 (19)
- 艾米莉·霍尼格:第三世界女性主义 (34)
- 格·荷莎特:欧美近年的中国妇女研究 (48)
- 格·荷莎特:危险的愉悦——中国 20 世纪的卖淫业和现代化···
..... (63)
- 葛尔·罗宾:女性主义与“性战” (73)
- 朱迪斯·巴特勒,温迪·布朗:色情品与女性主义 (88)
- 卡拉·弗莱塞罗:妇女在大众文化中的再表现 (100)
- 马瑞林·威斯特坎:美国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 (115)
- 凯伦·欧芬:欧洲妇女史概述 (122)

中国篇

- 罗苏文:上海与近代都市美女视觉形象的塑造(1880-1920)···
..... (134)
- 杜芳琴:农村现代化运动中的妇女与性别议题——以定县为例
(1912-1937) (155)
- 高小贤:“银花赛”:50年代农村妇女与性别分工 (179)
- 金一虹:文革时期中国妇女的劳动 (199)
- 谭深: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与外资企业、当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
关系 (235)
- 刘伯红 卜卫:我国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 (248)
- 李银河:女性主义与性工作 (273)

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丽莎·罗芙(Lisa Rofel)

一、后殖民主义

先谈“东方主义”。这是 Edward Said 在《Orientalism》(1978年)中提出来的。Said 是巴勒斯坦人,是纽约大学教文学的非常有名的老师,在这之前,已经写了好几本关于文学理论的著作,也参加巴勒斯坦解放阵线,是在巴勒斯坦长大的。他认为,“东方”这个词是西方人所创造的,因此,“东方”不完全指一个地方,而指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在创造这个概念,在学术方面,所有学习过所谓东方文化的人,他们都在创造这个概念;政府的制定政策的人,也在创造这个概念;还有大众文化、文学也在创造这个概念。“东方”既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一个地理观念,也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文化概念。东方主义是一种话语,不只是一种思想意识,不只是一种神话。东方主义对西方人来说非常要紧,东方在哪里存在?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存在。所以,东方主义主要存在于西方国家。这是一种话语,创造一种事实,是西方人用来控制东方国家的政策,主要是用来控制、影响中东国家的政策。此外,西方怎样认定自己是西方?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对象,叫做东方。如果西方国家说东方国家是落后的,就意味着西方说自己是先进的。

西方与东方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如说东方是软的,就意味着西方是硬的。西方怎样了解自己的文化?它是在与东方对立的关系中认识自己的。这种二元对立,不是平等的,总是西方比东方先进、文明,而东方是落后的。这就是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意思。他们互相需要,这面的存在需要那面,从与对象的互相

关系中,认识自己的位置。这就是结构主义最基本的道理。最开始时,这种思想是从语言理论里来的。20世纪初,Saussure创造了这个理论。因此,东方主义最主要存在于西方国家。西方是什么?东方不是什么?这个内容在几百年中也许改变了,但二元对立的关系没有变,什么算进步?什么算落后?西方总是最进步的。而且,它有一种矛盾在里面。西方总说,因为东方还没有进步到我们的程度和水平,我们必须帮助他们,这就是殖民主义的理论工具。矛盾在于,西方认为东方没有办法变成像西方这么进步,东方永远不可能达到西方的水平,永远不能变成西方,西方怕东方变成西方,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对象。

还有一点,就是历史方面的目的论。西方觉得,世界的历史应该按照西方的历史进步,西方是历史最进步的结果。因此能够谈落后和进步的区别。

刚才说的话,不能说是一种迷信、神话、废话,它是这样一种话语,它创造了一种东方的意象,西方国家按照这个理论,实行他们的政策。学者也是按照一个话语,一个框架,反复重复个人陈述的内容。一些学者如我正在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但是我们在学习之前已经有一种思维框架。学者也在重复制造东方主义的话语。一种话语自己能够存在,不管谁在说什么,它有自己的存在。比如,我可以问我的学生,东方是什么?学生可能完全按照东方主义的话语回答。话语是由很多机制来制造的,比如学校,它并不是纯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是混在一起的,有机制、结构的东西在制造它,不断重复它,学校、政府、大众文化都在制造它。

有意思的是,Said在分析种族主义的问题时,这个种族主义不是按照生理,而是按照地理所创造的。他一直不提生理的问题。非常重要,他们把东方看成是女性的,而西方是男性的。他分析的是西方的作家和学者。现在很多学者很佩服他。

我这学期教的是“东亚的政治和文化”，我先把这本书告诉他们，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概念是很深的，我给学生说得清清楚楚，但学生们还是可怜亚洲人，说政府控制他们，他们不懂个体主义是什么。很难改变学生的思想，从小把这种观念当作真理来接受，用一本书来改变他们是不可能的。今年，我的从亚洲来的学生特别多，他们与其他的学生辩论，因为他们都懂，他们有自己的经验，他们知道这些偏见是什么。不是个人有偏见，而是在很多机制中存在这些问题。你可以看美国政府的话语，看它怎么谈要不要打伊拉克的问题，很清楚。把东方描写成女性的，把西方描写成男性，有社会性别的观念在里面。Said 是 1978 年写的书，开始时有很多人骂他，也有很多人佩服他。这是后殖民主义的第一本书。也有人提出批评，认为他没有谈我们这些住在所谓东方的人的生活和反抗。

因此，他写了第二本书：《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谈了这一类的问题。人们批评他，把西方和东方说成是同质性的东西，好像没有区分，其实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内容，差别很大。女性主义者也批评他：你说西方把东方当成女性，你不喜欢这样，而你又没有女性主义的概念，那么你是希望西方把东方当成男性吗？而且在所谓东方国家里，男性和女性所受到的殖民主义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里就是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源头。

现在，后殖民主义研究者写了很多著作，多半是从印度来西方的学者写的。我不觉得中国学者还没有谈这个问题是落后，中国历史所关注的问题与印度不一样。中国受到殖民主义影响的经验与印度完全不一样。Gail 和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中国与印度有不同的背景。所以，Gail 创造了“后半殖民主义”这个词，中国不需要与印度完全同样的话语。

以前我们谈帝国主义，注重的是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问

题。后殖民主义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它是针对文化、思想意识和一些最基本的社会范畴的,希望变革社会。有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喜欢后殖民主义,他们认为后殖民主义对经济方面的问题谈得不够。Said 批评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也有东方主义的倾向。他不批评资本主义,他觉得最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文化方面的。他觉得东方主义是殖民主义的基础,是与政治和政策挂钩的。

你们学过黑格尔吗?他谈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后殖民主义运用这一理论:主人怎么知道他是主人,因为他们有奴隶;西方国家怎么知道自己是西方,因为他们有东方这个对象。这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虽然黑格尔自己也有东方主义理念,也有目的理论。

此外,Said 和后殖民主义也使用福柯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话语不是描写一个事实,而是创造一个事实。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后殖民主义批评我们最基本的文化方面的概念,它认为,民族主义是从殖民主义来的,比如,印度的民族主义就是从殖民主义来的。印度的民族主义利用殖民主义的概念来实行革命。后殖民主义批评印度的民族主义,也批评他们自己国家的民族主义,觉得这是在模仿西方国家的概念。因为以前印度一直不是一个民族,一直到现在还不是,可是,他们一直希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他们的很多种族问题是从殖民主义来的,就是英国政府殖民统治的时候对不同的民族做不同的界定,给予不同的治理。而且他们分析历史的概念也是从殖民主义来的,他们怎么样看待文明这个概念,怎样组织他们的家庭和家庭制度,也是从殖民主义来的。当然,主要的区别是,英国创造了一个殖民的文官制度,因此很多印度的知识分子用英语来学习,从英国学了很多观念,比如应该怎样组织他们的国家,应该怎样组织他们的家庭,应该怎样形成他们的自我,很多方

面,很多概念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总是问,为什么我们的无产阶级没有阶级意识,这也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思想、问题,意思是为什么我们的无产阶级不像英国的无产阶级。他们怎样分析他们的社会问题,包括民族、国家、历史、社会、个人主义等等概念。他们也提了很多问题,比如,如果学习欧洲历史,当然不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可是相反的不行。印度人说,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历史,必须了解欧洲的历史。这也是从殖民主义来的。

文化区别的概念也被认为是从殖民主义来的,他们尤其批评人类学,说你们创造的这个概念,那些绝对的文化区别是错误的,那是因为你们认为你的文化没有进化到我的水平,因为你的文化与我们不一样。这种概念对人类学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有些后殖民主义者如 Said 认为,我们都是人,不应该谈论什么文化区别,而有些从印度来的人不这样认为。

我再举一个女性主义的例子:一位聪明的印度来的女性主义学者 Lata Mani,她在这里读博士,读意识史。她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烧寡妇的风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英国的殖民政府反对这种风俗,批评这种文化。她在文章中说,我的目的不是谈印度妇女如果不这样做就是解放了。我要谈英国殖民政府怎么利用这个风俗,来控制我们印度。虽然当时,这个所谓印度没有一个完整的传统的东西,印度教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制化的东西,印度教的完整的东西是殖民主义者来了以后创造起来的,是从殖民主义者和印度当地精英的相互关系中创立出来的。殖民主义者利用烧寡妇这种风俗来概括所有的印度教的风俗,构造起来所谓印度教传统这样一种东西。烧寡妇的风俗为殖民者所利用,证明东方是落后的,需要英国的统治,尽管他们在国内并没有提倡妇女的解放。开始时,英国殖民主义者并没有禁止烧寡妇的风俗,只是制定了一些规则,规定怎么样适当地做这件

事。这个问题弄难分析,就像分析中国的缠足。为什么西方国家都要谈这个问题?不是说不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通过谈这些问题,来证明这些妇女的落后,用来概括所有妇女的经验。她的结论是,殖民主义利用东方国家的妇女来执行他们的殖民统治,而且利用妇女来创造所谓东方国家的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的概念,是殖民主义创造出来的。而且,文化这个概念,就是殖民主义者创造出来的。

Chandra Mohanty 的《西方视角》(Under Western Eyes)是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她也是从印度来的,她批评西方国家的女性主义对东方国家的妇女解放的错误理解。她批评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她们用东方妇女的落后来证明西方妇女的解放和先进。她分析东方主义的方法和 Said 完全一样,西方女性主义是一种话语,它所创造的这些关于东方妇女的形象,影响了在西方国家的人对东方妇女的理解。而且因为国家的权力很大,这些描绘和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举例言之,有些国家信奉伊斯兰教,在对待妇女的方式上有些问题,但不能说因为这些问题,妇女就完全被这个教控制了,没有一点能动性,而且把妇女的生活简单化了。分析有些国家的家庭制度也是同样的,他们的家庭制度是父权制,因此,可怜的东方妇女确实是受压迫的,不是没有问题,不是说没有被这些制度影响,而是西方对此的描述有问题,好像东方妇女的生活没有一点能动性,没有一点权力,好像她们的生活不是复杂多面的。而且这种描述不知不觉地用西方的经验做目标和标准。她有五个方面的分析,可是她最后的结论与 Said 不一样,因为她是女性主义者。她提出在西方国家有的作品很好,没有这些问题。她的意思是,事情还是有希望的,我们不需要按照西方女性主义的视角描绘东方妇女,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西方的女性主义者都一样。

可惜这种概念在西方人心中是很深入的。上星期,在我的

课上,我谈了中国和日本妇女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几个学生在作业中就这样写了:啊,可怜的东方妇女,她们的国家控制她们。我真的很失望,我一点都没有提过这些。他们的观点很奇怪,他们没考虑过要拿东方的情况和我们自己的国家做一个比较,因为我们这里的情况很复杂,也有很多问题。到了要谈东方妇女的时候,他们好像有绝对的距离。

Mohanty 那篇文章对我自己和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影响很大。在我的书里,有一篇文章谈中国的妇女解放。有些西方国家妇女总喜欢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有没有解放妇女?我就用她的那个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分析西方妇女为什么这样谈论这个话题。我没有回答中国妇女有没有解放的问题,而是分析了为什么我们谈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觉得中国妇女没有解放。最后我用我在杭州做调查的例子来分析,为什么有些中国妇女真的认为她们是解放了。有些西方国家的妇女听到我的这种分析和说法,认为是来自我的政治倾向,而不是事实。而我不这样看,有些妇女真的觉得她们解放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妇女都觉得解放了。怎样解释中国妇女的解放?我觉得中国政府和西方女权主义所说的中国妇女的解放都不对。不是因为她们解放到能到外面去工作了。有一批妇女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在外面工作了,因为太穷,不得不到外面去工作。就是这些人是最积极的,觉得革命使她们解放了。那些在家里没有出去工作的人,不一定觉得解放了。是这些已经在外面工作的人认为她们解放了,她们从什么地方解放了?后来官方的话语不提这类问题了。

当时,如果你很穷,在外面工作的话,不但是丢脸的事情,而且简直等于和妓女一样(尤其在杭州),没有男的和她们结婚,她们觉得非常屈辱,她们从“这个”解放了。我分析,这是一个文化的概念,用“内和外”的概念来衡量是有德行的还是耻辱的,“里

外”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概念。“里外”不仅是关于性别问题的,还有很多方面,包括中国人和我们外国人之间的里外关系。现在,里和外对于妇女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在当时却有非常大的意义,所以她们是从这个文化制度之下解放出来了。她们本来就参加工作了,她们是“老革命”,她们真的觉得解放了。

中国政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了一对新的概念,不是里和外,而是家庭和工作,“家庭和工作”与“里和外”不一样。里外是一种空间的对立概念;而家庭和工作是功能的对立。中国政府创造了一种新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妇女的生活。这是另外一种概念,是从西方来的概念,谈功能方面的问题,不谈空间方面的问题。家庭和工作这对概念,是西方 19 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在中国,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引进而来的。在西方国家,以前没有这个概念,中国也没有。因此,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话语。从这个例子看,对妇女解放的历史、理论,不应当用一种直线的思维方法。

他们用一种新的标准来分析妇女的生活,用一种新的概念,比如说工作。这种新的文化概念没有涉及妇女生活的某些方面。在这个大的框架中,官方提出的妇女解放的模式就是从家庭走向社会,没有把其他的种种情况包括在内,比如,做妾的感受怎样。我在杭州,碰巧认识了一个做妾的,她很特别,她是一个工厂的老板。30 年代,她父亲是蒋介石政府一个很高的官,管盐税,后来因为通货膨胀,家里破产了。一直有一个男的喜欢她,想和她结婚,可是他已经有老婆了。因为这个女人是她家惟一的孩子,而且她爸爸一直把她当做儿子看,她觉得应该养她的父母,所以她说,如果我和你结婚,你一定要赡养我的父母。就这样她结婚了,后来她生了五个孩子。她说,你要给我想办法来养我的父母,你必须买一个工厂,我来办。我很佩服她。解放后,她的故事当然不能说了。她好像解放了自己,因为她是个资

本家。她一直没和她丈夫离婚。开始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我和她结识了一年之后,她才告诉我。我每个月或者两个星期到她家里去谈工厂的情况,她一直都没有和我谈这件事,只是偶尔提到“我的老头子”。我以为他去世了。她说,我昨天告诉我的老头子,我有一个外国朋友。我想,这个人怎么总不在?因为大老婆还没有死,所以他一直在两个老婆之间跑来跑去。我开始和年纪大的人谈,这种情况很多很多,一直到80年代她们还存在。她一直觉得做小老婆是个耻辱,觉得做资本家是她解放的方法。可是解放以后,反而不能说是解放。我的意思是,有些女人解放以后觉得是解放了,有的女人没有。解放不是对所有妇女的共同解放。我们没有话语解释这种经验,因为我们不认为这是一种解放。因此,我认为妇女解放不是本体论的存在,西方女性主义也有这个问题,她们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来分析妇女的解放,可是我不主张使用这种分析的模式。话语的变化,也会改变我们的目标和标准。

现在90年代,工作已经不再被当做我们的标准了,性方面的问题代替了工作,工作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好像年轻妇女更关心性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标准不是一个了。

二、后结构主义

为什么叫“后”,回答这个非常难。Saussure的关于“语言”的理论对后结构主义是非常重要的。结构主义理论反对语言方面的本质主义。

18世纪启蒙运动前,在西方国家,有一种从宗教来的对语言的看法认为,语言和所指称的物体之间的关系,不是随意的关系,不是可以随意指称的,是上帝在创造万物的同时赋予的。

后结构主义说,语言非常重要,结构主义理论也同样认为语言重要。结构主义提出的问题是:每一个词的意义是从哪儿来的?不是从物体中来的,而是从与别的词的关系中来的。要知

道西方是什么,它有一个对象——东方,需要东方这种关系才知道西方是什么。这种思想是从结构主义来的。所有的词,它们是什么,是从不是它的那个词的关系中知道的,它和对象(另一个词)的关系是重要的。结构主义之前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以为词的内容是从这个东西来的,现在是相反的。

结构主义以为,语言的制度是完整、稳定的,它不关心这个制度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必须通过语言来了解我们的世界。语言不是透明性的媒体。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事实是怎么一回事?是通过语言和语言的概念来创造所谓事实,语言并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射。后结构主义同意这个观点,我们都是通过语言来创造事实,可是它认为这种制度是不稳定的,它与结构主义主要的区别就在这里。后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强调词汇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不是固定的,不压抑一个词的词义和内涵,来达到一种稳定状态,认为在有很多的压抑的情况存在于词汇中。比如,对男女这两个对立的词的定义,要压抑“女性”这个词里包含的男性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女人是聪明的,她的聪明是她身上男性的东西,只有把这个东西压抑下去,才能维持女性相对于男性这对概念的定义。

后结构主义要做的工作是,展示词义的不稳定性,非中心化。对于以前的人来说,对不具有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人来说,任何事物自身就是一个中心,不需要考虑到和其他事物的关系。例如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后结构主义就要非中心化,不是以一件事物作为中心,而总是有一种关系在里面。当然要分析语言,有很多方法。后结构主义者有人分析文本,有人分析大众文化。不过对我自己来说,最主要的是福柯的方法。按照他的分析,话语是在不同的机构中由专家们创造出来的,福柯的方法是把语言直接放到历史与社会生活中去分析。福柯和德里达都是后结构主义者,还有拉康。他们几个人是最主要的,现在

有很多人用这种方法分析社会状况或者文艺、文学，他们都反对基要主义(anti-fundamentalism)。有人认为，要想理解世界，需要一种方法、一种根本的真理。启蒙运动前，是上帝。上帝就等于我们的“基要”。上帝就是创造语言的基要。启蒙运动把上帝从中心挪开了。他们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是人自己创造的，他们把人当成基要。后来，从18世纪开始，人们又说，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是因为存在着自然规律，因此，自然规律变成我们的基要。还有人说，科学方法也是我们的基要。后结构主义批评所有的基要：人、自然、科学，不存在一种终极的真理，反对终极真理。例如，福柯说，什么是实话，什么是废话，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不是从终极真理来的，是从话语里来的。话语是什么？是专家所创造的，是从各种各样的社会体制中来的。一个话语有它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来决定什么算实话，什么算废话。比如说，可以以东方主义为例，一个学者要描写所谓东方国家，是按照这个范围内的实话和废话来写的，而没有东方主义的终极真理和基要，这是历史创造的。

以前被认定为真理的东西，都是特定的话语创造出来的，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真理。比如说，什么是一个正常的人？福柯主要关注性、医学、犯罪，以及所有关于人的所谓科学，关注心理学、性学、医学等，他分析所有这些话来确定什么样的人算是正常人，什么样的人算不正常的人。这个所谓正常、不正常，是由话语界定的，并没有什么外界可以援引的基本的东西做基础。我不完全同意福柯。

福柯认为，19世纪末，性学和心理学创造了一种新的话语，他们开始界定，按照你的性行为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当然，性学没有说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这种话，但他们有很多范畴，福柯反对用性行为来创造范畴。在西方国家，是由专家来界定什么人正常，什么人不正常，什么样的人的性行为是正常的，在

什么样的范畴之内是正常的。如同性恋、异性恋这个范畴,还有别的范畴。有很多种范畴。同性恋这个范畴,是19世纪创造的,以前根本没有这个词。在确定什么是正常、不正常时,就建立了一种关系。

福柯还举了别的例子,比如,他的一本书分析医学,他们怎么样来分析人的种类。他认为,一个社会总需要把一些不正常的人放在那儿,来确定什么样的人是正常的,也包括我们把同性恋放在监狱里坐牢一样。认为我们的监狱其实不是为了控制在监狱里面的人,而是为了控制在监狱外面的人。西方国家和中国人的区别在哪里?在西方国家,我们一天到晚谈性。福柯认为从那时开始,心理学、性学让我们把性变成一个主体。不只是专家把这些范畴放在我们的头上,让我们自己开始用这些性的范畴来分析自己。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心理学家和他的病人的关系,心理学家什么都不说,让病人说,我是这样,我是那样,因此我们变成性的主体,其实他认为这是一种性的压迫。所以,银河今天所引用的福柯的说法,我们要从性当中解放出来,就是这个意思。他要大家欣赏性的行为,可是不要他们变成性的主体,因为一变成性的主体,就有一个正常不正常的关系。福柯说19世纪以前,同性恋只是一种行为,犯法的不是一种人,而是一种行为。19世纪末,他们开始说,凡是有这种行为的人,是一种不正常的人。他有心理的问题、性格的问题等等问题,他变成一种人,他变成性的主体。也就是说,用性的行为来界定一个人。由于一种性的行为,而成为一种人。以前在中国也是这样,最近才开始,80年代才开始出现同性恋这个词。由于某种性的行为,你成为某种人。福柯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社会对这种人的过多关注,造成了一些压抑。你必须确知:我是正常人吗?因为我喜欢某种性行为,我就是某种人了,我的心理就有某种问题了。我是否应该去看心理医生?也许我需要什么样的治疗?也

许我的社会性别不对,等等,都是从这儿来的。最主要的是,他认为,上述分类使我们变成了一个主体,是我们自己用这些范畴来分析自己,不仅是别人压迫我们,而且我们自己也用这些范畴、这些话话来控制自己。话语构成主体的位置。主体性是后结构主义的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是后结构主义非常主要的一点,话语构成主体。你为什么是这种人,不是因为你是这种人,然后再用话语来分析,而是相反的。这是后结构主义理论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把意识形态的东西、观念的东西,跟人结合起来。以前西方的传统,也讲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但那是一种外在的控制,没有进入你的身体内部。现在是把意识形态的东西和人结合在一起了。福柯的分析展示了,人怎么把意识形态变成自己的主体性了,用这个东西,自己来分析自己、界定自己。福柯批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把我们当作是主体,这就算是解放了,我们解放了我们自己。而福柯的看法是相反的,说这是一种压迫,我们越是觉得我们自己解放了,我们越把社会的规范放在自己的身上。他尤其觉得这类的规范是跟现代化挂钩的,因此他批评现代化。

还有一点可以看出,他对权力的分析也和别人不一样。一般人觉得,权力是一个东西,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福柯批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权力最主要在中央政府。福柯认为,权力不是一种东西,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而是在人们中间运转的一种力量。例如,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不能完全说医生有权力,病人没有。因为心理医生坐在那里什么也不说,病人必须把话语的权力放在自己的身体上,变成性的主体,一个主体有一种权力,可是这种权力不是说他能够反抗的一种权力,有的时候能够反抗,有的时候他用这些范畴来描述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也算一种权力。福柯特别关注这种

权力是怎样控制我们的社会的。因此,他觉得不应该有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运动,它的主要目的是去控制中央政府,因为有很多权力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分析,尤其是话语的权力。话语是怎样构成主体的,话语是一种权力。

福柯举了一个很好例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个英国人设计了一个最完美的监狱,中间有一个很高的塔,每个人的房间围在塔的四面,站在塔上的人可以看到每一个犯人,但是犯人看不到塔上的人。犯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塔上有人在,什么时候没人在,因此他必须一天到晚控制自己。这是一种制度,慢慢塔上不需要有人,犯人自己也会控制自己。福柯把这种设计作为我们社会的一种比喻,这就是“惩戒凝视”。因此犯人把惩戒的权力放在自己身上来控制自己。我们很多方面是这样的,比如说,怎么做女人。

福柯分析心理学的话语、医学的话语,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话语,女性主义也是一种话语,它们都构成它们自己的主体。比如你也可以这样来分析中国历史,共产党并没有到社会中去寻找无产阶级或者农民,而是创造出这样的人,算是它的对象,它的主体。它自己创造了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它所谓的主体,包括某些人,不包括某些人。中国共产党非常聪明,它也不完全把这些人当成被动的,而是想办法把这些人变成主动的力量。它一般来说不是用枪,而是用提高觉悟的办法,让他们说自己的故事,跟心理医生一样。诉苦就是这样的方法,类似心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共产党教给他们怎样分析自己的生活,教他们用新的范畴,可以说它创造了一个新的话语,这些话语构造了新的主体,这些主体以前根本不存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保守的左派不喜欢后结构主义的原因。也是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坚持说,被压迫阶级是本体的一个物质的基础,后结构主义却说是话语创造了主体性。按照后结构